

旨而策屯田者。揣摩于二千里之外。又何惑耶。若三

之議在當日不可行而今日可行者。昔急而今緩。

岔河以西。委有空地。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數道。以

也。向使此老久任遼事。亦終當講求此利耳。

洩水。在寧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其事

恐亦未易辦也。金人語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

已過河矣。今者寔類于是。此時正經事。尚不暇給。何

暇爭執此事。惟恐當事者。恃此一段議論。謂必可行

而遂緩措餉之意。亦須早催部覆。差官查勘。或專責

督撫進止。以免于乏興之誤。事留則議多。此不可不

亟留意者也。敢因同心之教而併瑣及之。

與監軍道高叅政

戰守十策

頃雖臥病。遊魂未嘗不繞瀋奉而北也。得年兄親往

督視諸營。官軍自是警惕一番。而弟且得片時安寢

于枕上。仰賴何似。賊大眾見屯撫順城下。去瀋奉各

僅九十里。然邊裏五六十里。揆夜皆已撲盡。墩臺皆

為賊哨。名九十里。而實止三四十里也。月夜鳴鏑一

聲可到。城下兩帥側身虎穴。隄防自不待祝。但恐防

哨官軍。如于文魁輩。必至于誤。前一回鄉為弟言。奴

在邊露宿。時合營團坐。傳箭傳靴。至曉不輟。豈我軍

而反放心安睡耶。寧日間假寐，勿夜間失覺。兩帥與諸將當設法譏察，而提倣之。至于瀋奉城下，尤當照行，勿以囑付多而反成漠漠也。此其一。賊之撲我撥，夜也。或數人，或十數人，或數十人，或百十人，舉無遺著。諸鎮將見此，豈不心寒，豈不面頰屢屬令照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竟不見行。頃又許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卽陞將官。卽加總兵官，懸賞如此。而亦未見應也。豈謂擒賊須擒王，而不屑于此輩耶。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幸語兩帥督諸將亟圖

之。千把總之功，卽諸將之功。兩帥之功也。此其二。大砲戰車團練步卒，而夾之以騎。此塘衝涉險，進入賊巢之具，非爲守城設也。詳在前檄中。而西北諸將以不習爲辭，則阿木劉整，以北人習水戰事，惟年兄詳告之。且問諸將他日進取于險阻，不能用馬處，當何施而可。幸與商一法子，見教此其三。今瀋奉浴城部署定操習熟，而守事備矣。當進而日日講求勦賊之事。步步算計尋賊之法。夫撫順我之城，馬根單一帶我之邊也。賊可來，我更可往。由遼陽而進守瀋奉，由

藩奉而進逼撫順。此始謀也。兵馬陸續漸集。今冬即
 不進。攻賊巢。可併撫順而不一往乎。往則家當作何
 樹立。駐劄作何鼎峙。遊徼作何分布。策應作何調遣。
 以至蓬帳刁斗。一應行營之需。皆不可不預備者也。
 此其四。操練之檄。何月不行。操練之事。何日不說。乃
 諸鎮將自一二蓄養內丁外。皆視營兵為無用。而不
 屑操。不惟不操也。且使為內丁廝役。且奪其馬與內
 丁騎。而代為喂養。及騎瘦又換。又奪。而營兵第終年
 壓領養瘦。而不過。夫軍無常強。主將鼓之強則強。亦

無常弱。主將摧之弱則弱。誠如是。雖使岳家軍到今
○今○之○家○丁○即○古○之○選○鋒○也○但○以○為○家○丁○則○思○私○而○
 日亦將逃亡乞丐。不暇而奚暇。能軍幸語諸鎮將。以
○用○小○以○為○選○鋒○則○勸○廣○而○用○大○今○之○能○將○但○知○家○
 視內丁之心。視營兵則無不強也。以收拾內丁之心
○丁○之○可○用○而○不○知○訓練○精○思○紀○明○則○人○人○可○為○內○
 操練營兵。則無不可戰也。一將官以百十內丁戰。何
○丁○耳○
 如以一二千營兵戰。一大帥以一二千內丁戰。何如
 以一二萬營兵戰。是大有益于自家者。此其五。今兵
 部動云。援兵到遼者十餘萬。屢欲查一確數。上疏催
 討後兵。竟不肯實報。豈以見兵果足而不欲我再討
 耶。夫侵扣逃故。錢糧以實已。如陳倫輩之所為。知諸

將所不敢，而必留逃，故以便募。則誘彼益此，惑軍心亂營伍，亦今日弊政所當亟釐者。每報冊大帥憑各將，各將憑千把總，千把總憑字識開數。中間侵漁多字識串千把總分用，而各將或未盡知也。間有知而偶一染手者，得口不敢言，又恐與每月支糧數不對，致惹究問，而不敢實報。不知但求此後清楚，不問從前過差，曾有誓言，何諸將之不相信若此。法曰：將識兵心，兵識將意，為將不識管下軍士之姓名面貌技藝數目，而但憑千把總與字識以為多寡，此平日什

伍之法，不立操練之道，不熟也。為大帥者不與有失

耶。幸語諸將，今查務以實回，免滋駁擾，而其本尤以

若伍法既精自然無影目矣

立什伍，勤操練為主。此其六。去冬今春馬死殆半，前

會咨討馬價十萬，部中止發六萬，除付一萬與商人

駢存信市買外，其五萬兩見頓關上，今所靠者惟此

見存馬匹，若再不驗喂，不知諸鎮將憑何馳突，此時

草肥子實，凡馬長臆全在七八兩月，若過此失臆而

馬不能過冬矣。夫馬軍之足，將帥之足也。不但立功

兼可救命。此其七。昨川兵東行，前後參差，一路騷然。

奪民牛車運送牛竟烏有發防虎皮驛一帶盡牧馬于民田病中聞此恨不按劍欲往且恐不止川兵爲然去年大軍駐虎皮三塊石害人田禾開人糧窖致使人逃地荒此大將及諸帥所嘗過而見也卽賊未猝平亦須留幾庄民作官軍地主亦一便事也川將自稟軍法甚肅而縱放竟若此項童副將不肯總攝已辭矣會間幸嚴加申飭無試吾法也此其八法曰知己知彼賊有李永芳等金之郭藥師元之劉整李文煥輩也于我虛實險易無不瞭然而我獨聞處聞

室無一亮隙可窺今賊兵馬步若干某子婿某頭目各轄若干用兵誰智誰勇領兵誰前誰後誰爲奴賊所信誰爲軍中所服賊心是否懼勦人心果否荒怨關險何處難攻何處易奪地方何處可戰李永芳等何計可招何方可間此皆大帥所當預求明白于胸中者幸秘問之一一見教此其九前大帥及諸將軟血同盟誓共殺賊此封疆之福也近雖爲軍馬砲具彼此爭討亦是自爲營伍著力及十二日之役而一提兵拒之于北一率衆逆之于南彼此相照不約而

同。即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何以加此甚聞而喜之。會兩帥幸為致此意。仍期此後將官軍馬第聽公撥。不必預討。併此些須痕跡而亦泯之。豈不更和美。更妙適乎。此其十。以上款件。皆擬親與諸鎮將面相訂確。今病不能起。敬一一以託年兄商之。

與登萊道陶副史

海道運糧

頃陳中素直指附寄門下一稟。言收糧陰同知畏經畧如刀鋸鼎鑊。勒令山東運官將船盡赴三岔河交卸。當速為變置。不可以一朝留。又言此河逼近虜穴。

即前日遣人斫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人之處。糧至搶掠殺傷。固自難保。且由蓋套至河三百里。一路淺碍。向無船行。無人識路。飄磕之患。又不可測云云。何信之輕而言之易也。奴遣人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人。是何年日。出何塘報。自蓋套至娘娘廟。由海汊中行。自廟入河。寬五六里。深不可測。何處淺碍。飄磕。何曾船行無路。此近日陳張兩同知親勘甚的。圖說甚明。而運官為是言以欺門下者。過也。不然何船自天。
宜。發。數。十。萬。于。登。萊。召。一。頁。本。色。絡。繹。渡。海。亦。非。難。當。時。朝。廷。
 津中道樂亭北岸來者皆由套至河不淺碍飄磕而

事○何○持○陸○運○之○議○久○而○不○決○至○既○行○海○運○而○尚○多○
東船獨淺碍飄磕糧從芝蔴灣及海口來者皆逼近

○疑○慮○也○虜穴不捨掠殺傷而東人獨捨掠殺傷况據陳張兩

同知面稟六月初一日自套發船初二日即抵三岔

河岸今其言曰發去多船五六十日不見一隻迴還

不更說夢之甚耶蓋套至遼陽二百七十里三岔河

至遼陽一百五十里船運大者七百石小者三百石

車載兩牛者七石獨牛者三石五斗難易遲速不待

較量前者餉部會同督撫題陞譚監正爲通判于

三岔河專管收餉豈明知捨掠殺傷之不保淺碍

極之難測而故欲置此以爲東人苦誠念車載道遠

而取捷于此以稍分其難也頃瀋陽乏食二日不佞

中夜痛哭亟檄運船分移三河交餉以圖捷速後餉

部移書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週爲幸若槩餉三

河便少海運一週不如以大船載七百石者卸套載

三百石者卸河庶幾兩便而不佞即欣從之未肯過

執若輕信捏詞遂欲變置一官而併以爲三河收餉

諱非所願聞也去年門下曾爭蓋套矣今日之三河

前日之蓋套也門下雖未履其地但虛心以觀天津

樂亭海口芝蔴灣各處之如何。而自可以折東人之
妄。不待其辭之畢矣。

拙書

江研

蘇合

舟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古

編輯

姚宗呂瑞初參閱

熊經畧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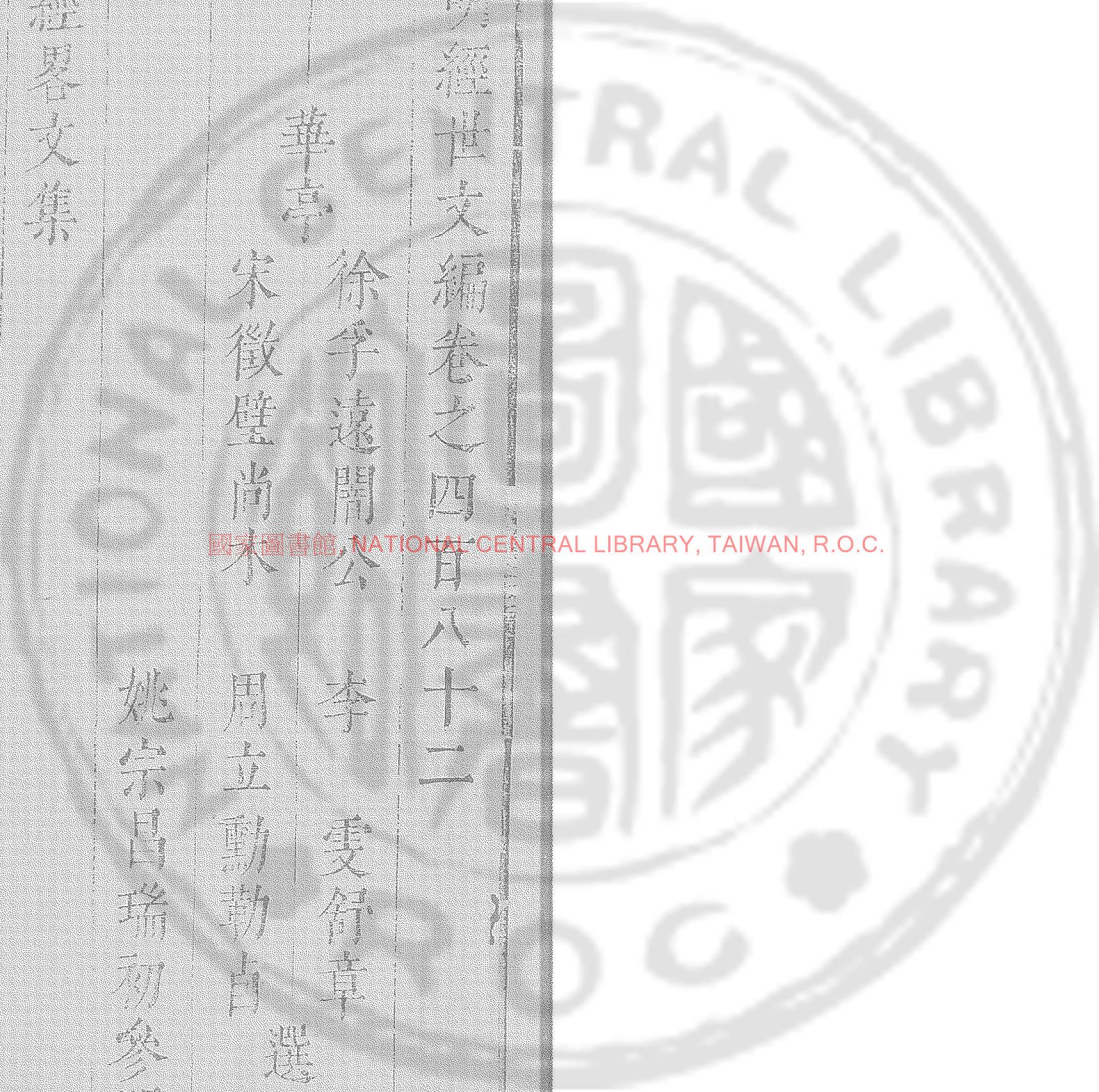
書

熊廷弼

與元掌科

論用間

自開原破鐵藩一帶逃而遼陽孤注人言賊且造舟
從遼河上流而下取遼陽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從



鴨綠江出海繞旅順截糧道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方欲斷三岔河浮橋。我不戍守。可危也。而弟又謂不然。賊正不必出此也。賊直以強欺我無兵無馬徑取遼陽。此其正也。或謂我兵稍集我人効死背賊借一未必遽得志。若繞我之背出南衛而反斷遼陽于其北。南衛無兵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若冰合時從開原徑道橫趨廣寧。不兩日至城下。而反斷遼陽于其東。廣寧備虛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此其奇也。可危也。而賊未必出此也。惟自三路得利後。益以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兵益多。財益富。使出其緒餘。指使虎墩沙罕輩擾我河西。以及昌薊。而任賊肆力于河東。此其危誠有足慮者。來教謂救危急者當先用間。是矣。乃前得周毓陽書云。自許殺奴。說從宣大來。未聞虎酋挾賞時有此話也。馬林中幸煖三會計往返講說月餘。以懈我。而竟失開原。此又其不足信者。弟十年前千言萬語。只要收拾西北虜。以伐賊交。豈至今日反置此而不用。會當與該道及撫院商量行之。總之犬羊叵測。難可倚仗。何能使其殺賊為我用。但間之而不為賊

先○後○之○間○與○勢○復○別○

此○者○自○不○可○少○

用足矣。至于救危實著。尚不在此。法家云符用先天一氣。將先自己元神。我若兵馬壯寔。虜自爲用。不然而虜反借我以用。此又人衰鬼弄人之說也。

答李孟白督餉

海運

頃于玉田道中得展台函。三復大旨。謂陸運未可行。則天津截糧。永平召買。難以達于關外。而不知陸路有關海中。固無關也。同一海汊。形如菱角。登萊天津。蓋套各居一角。而舟行其中間。各指其所至而至之。所謂北岸者。猶天津之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由必如此。而後兵力不以四分五散。而益寡人馬。不以年暴月露。而日疲各路。既人自爲守。而無卸責之心。鎮兵亦人皆可戰。而有敵愾之實。此又未可與河東之防法同日而道也。

與麻西泉總戎

清查占種教場

昔晁錯畫禦戎之策。終之以卒服習。言操練也。教軍場爲此而設耳。是故隊有隊所。總有總所。中軍有中軍所。以愚論之。操軍者不宜遽攢兵馬於一塊。搖幾旗。播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寅集而辰遂罷也。先宜

分地列隊。令各隊立其位下。每隊擇五人善射者。以一教九。隊與隊技熟矣。而後合之于總。總與總技熟矣。而後合之于中軍大操焉。倣武塲馬箭之法。每隊豎三把。令軍士穿盔甲。跨弓刀。馳馬而輪射之。使人與器相習。馬與人相得。猶未也。又申分各二十五人爲主客。俱挽空弓。執連鞘刀。逐於一處。使知矢左則避右。刀右則避左。猶未也。隊與隊逐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逐而合之於中軍。然後分主客而大戰焉。逐於閑曠之間。倏而合。倏而分。倏而止。倏而馳。倏而傾壁。

直驅。倏而分軍邀擊。當是時。猶恐尺幅之地。不足以容吾士馬。而擬其決驟也。况肯用之爲禾黍之塲乎。所以前人設立教塲。寬者周圍七八里。五六里。窄者亦不下一二里。原有深意。而遂將弗知也。第謂搖幾旗。播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便是操法。虛演武廳前。數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閑無用之地。于是種麥焉。種蔬焉。種芻與豆焉。而將將相傳。遂爲世產。占其軍以爲種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軍之事。而一旦馳不教之人。以戰。宜其披甲如負板。控馬

如提龍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傷，敵未見而魂魄先飛，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奚而不敗。此鎮自寧遠公重來占種，教場不操一軍，各路尤而效之。十年于此矣。僕欲革者久之，仰惟老將軍廉能宿望，度越尋常，舍己從人，不分彼此，是以不知忌諱，僭有斯查。蓋不徒舉占種之敝風，從此斷革，亦欲使操軍之常套，併行改正，而以前項之操法，操之。所以教兵教將，曉然于練習之政，而一振其戎事也。

約諸將

兵馬操演

邊吏之弊，無事而苟安，有事而張皇，所從來矣。此中虜患，春秋二防並重，而秋防更急。目今夏盡秋來，風高馬勁，虜且乘我收成，復圖犯搶，而我則軍不成，軍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曾不思一爲料理，而惟高坐以待其來，嗟此子遺，其與幾何。近有謂僕者，營伍疲敝已久，一時整頓，實難爲力。此其說固然，顧以僕思之，軍誠弱矣，而就中精壯者固自不乏。未嘗挑選，不可謂無軍也。馬誠缺矣，而民間畜養者或不難尋，未嘗買補，不可謂無馬也。器械誠不

全不堅利矣。而製造各有所司。自可刻期取辦。未嘗收拾。不可謂器不足用也。射打技藝。誠生疎矣。而牛服馬乘。尚可訓習。未嘗操演。不可謂軍拙不可教也。前此一二十年。不一選練。以至今日。今又不然。復待何時矣。三馬同駕。而一馬病。則兩馬不前。言相累也。今每營強壯之軍。已不可多得。而復以老弱者雜於其間。無事而彼此相推。有事而勇怯同死。此何可不蚤自汰選也。兩人持器鬪。而强者鈍弱者利。則强者必傷。言所持勝也。今諸軍之本事。已是不濟。而又無

一利器以佐其拙。射人而人不死。斫馬而馬不傷。此何可不早自收拾也。令甲總兵以下。跟伴俱有定數。今每營擁精壯殷實者為旗牌。答應。牢伴。門役。不下數百名。而止以一種。尪羸者充伍。每禁革則託言此皆從將官出征者。而不知若輩皆高冠綉褶。倚勢嚙軍。乃號頭隊長之所不敢仰視者也。責之操而入其伍。下責之戰而聽其督率不能也。此何可不盡歸入伍也。今諸君之言曰。吾非不欲收拾營伍。奈軍缺。而以請不補也。馬缺。而以請扣子銀撫夷。而每匹止給

十兩。且責其羨也。火藥缺。而以請。恐查盤短數。不發也。弓刀缺。而以請。不卽給。卽給而頑鐵無用。不責局造者以鋼利也。吾武人也。賤一再請。而且怒且黜。與其怒且黜也。吾且混。此情固有之。獨不曰此爲戰需也。生死所係。而不可以性命爭耶。若操演之事。豈亦有請而不應者。而亦經歲不行。又何說也。古者將識軍心。軍識將意。不但知其姓名已也。又識其年貌。而熟其本藝。某強某弱。某生某熟。某工某拙。一一記之於心。而一旦有事。呼其名而遣之。無不立應也。今諸君自旗牌答應。牢伴門役而外。而記其姓名者。有幾。識其年貌。而知其本藝者。有幾。甚有併旗牌人役。而亦不盡識者。卽不幸而遇敵急難呼救。其人且私幸主將之不識已姓名年貌。而望望然去之。不掉首一顧也。僕甚爲諸君危之也。

與徐耀玉職方

援遼兵馬

得翰教。談遼事。歷歷中窾。卽身履其地。亦不及此。建州變遲變速。必有一日。被門下一語道盡。僕私憂惴惴。只爲此一節。晝夜不敢放過。自春夏以來。邊報數

數至。因地方不入塘報。以此不敢專言。言之恐以爲張皇。爲速叛。而第於他疏微及之。卽如旬日內。復引重兵壓我境上。一而再。再而三。此舉動亦何可常也。存遼之術。舍召募之議。更無別法。然人情悠悠。不但司農不肯加餉。卽地方中亦無人認承。僕恐悞事。不得已。苟且收拾。敝兵羸馬之見在者。以爲支撐。今年之計。所兌寺馬。乞免扣價。極知爲格外之求。然不如。此則不如勿兌。賴貴衙門議召募。尚欲以數十萬餉。望之計部。若於此而以常格自待。計部必且借爲口

實。卽僕所見行修練急務。亦以無馬自阻。而不復振。將復柰何。又細看東虜意思。將來不得遼。必不肯已。欲得遼。必先取開原。欲取開原。必先併北關。欲併北關。必先與北虜合勢。而其併之之法。必先于新築南關內屯聚重兵。無日無時。得尺得寸。而蠶食以逼之。此其路也。若開原增置重兵。以固北虜之款。助北關之勢。沮奴酋之氣。而又增兵于清河遼瀋間。使渠內顧巢穴。而不敢北出。方爲得策。蓋相度形勢。知虜之必出於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以待之。非漫談也。來

教謂南北岡寺尚可括三十萬金以應遼急似應一面請發十數萬來使地方官先行召募不得借口無餉苟安旦夕以卸其責而召募既集糧草一不繼是謂乏興恐計部此時亦必有懼而不敢不應者此以子授劃法也惟留意

與李霖察本兵 召募利弊

召募之役去春台議聚精銳以屯要害至善也後僕酌量緩急以河西有鎮兵邊路增置亦密而河東列營獨疎濶有事不相及又奴氛甚惡會議添協設將

獨於遼開致意焉部署雖小異而聚精銳以備戰陣之意則未嘗不同假令增募之數得如原議協成其為協路成其為路左提右挈彼此相望豈不成一軍容氣勢而竟以訛言中輟矣僅僅募得一半而又填之于堡頌之以道屬之于標下兵既不以合營權又不以屬將揆之事理殊欠穩妥又聞原募有關西二百餘人為親兵多亡命之徒兇淫無賴居民不保其室而領兵千總亦西人恃其不屬協營與協守抗禮而曹弁爭之遂致構成嫌隙尤覺不便竊謂文武同

城而處。便當悉以軍事相附。何必自己管領。無論臨陣不聽。武官督率。卽設防各處。無人鈐束。騷擾之苦。甚于夷虜。此地方中一害也。夫增兵者。爲其合衆爲強。威夷狄而安百姓也。今東零西散。不爲夷狄威。而爲百姓害。則增之謂何。兵不成旅。而徒有副將遊擊之名。則添協設將之謂何。以愚計之。見募之兵。除遼陽道外。開原寧前兩處。當盡散遣。開原仍舊叅將。慶雲仍舊備禦。威遠仍舊堡官。不必留此半殘無用者。虛糜新餉。長爲人家口實。如慮兵勢散爲虜所乘。亦

須收堡兵。解道兵。還歸營路。以合其勢。其西人之在開原者。仍應散遣。再召遼人千數。使新改副將遊備。成一模樣。總之。此事只有兩說。欲募則當募完。以收增兵之利。不募則當盡停。以去蝕餉之害。若不及今交與地方議。一長便。而因以責成之。則今日受成之人。非前日預議之人。陰欲藉兵之力。而陽且避增之名。得濟則專其功。而不濟則不同其謗。他日之憂。獨老先生與僕當之。况糧餉難繼。計部不認。今雖勉強代爲措處。其何能久。此尤貴衙門他日無已之憂也。

與五道

營馬

卷之二

遼之不惜馬也。起於官不以法繩軍。而官與軍又圖馬死以爲利。帥曰馬不死。而吾所養之馬何以售。禪曰馬不死。而吾驗馬之錢。何以來。軍曰馬不死。而吾與馬戶通同。及闔族幫買之利。何以得。是官與軍無一人而不咒馬之速死者。馬即欲不死。不可得矣。聞舊帥在鎮時。專養馬散軍以爲利。偶欲杖一倒馬軍。軍曰原發馬不堪。或至營。或未至營而死。非某罪也。帥語塞而釋之。堂堂大將軍。至不能杖一卒。又况追

椿銀乎。假令椿銀追之。如數如法。則正兵營之椿。不勝追。而大將軍之語。不勝塞。此舊當事者所以礙于顏情。而一切從寬政也。今既官爲貿易。以實馬給軍。自應照年追椿。以實法加軍。近來追法。似乎太少。少則軍不知畏。而以倒馬爲常事。至于闔戶幫買一籠。甚爲軍餘苦累。尤宜亟加禁止。軍餘者遼之根本。而○正○軍○有○餘○則○以○軍○正軍之所自出也。留得此輩。一旦緩急。猶有所恃。皮○餘○補○之○故○軍○餘○者○所○當○優○卹之不存。毛將安附。昔人有成言矣。且既云官買而又

私聽其半索于戶間。此爲何名。則何若明明派之地。

畝猶為名正言順而不使人受此不明不暗之苦乎。居今之地無改今之俗。雖歲給年例百萬不能填死馬之壑。而况以千零萬落之人戶。填數萬饗軍之壑也哉。

再與五道

驛馬

遼左營伍為驛遞所敝極矣。往者行議誠欲求一堅決法子。割斷葛藤。使營驛判而為二。以絕撥差之累。頃承教清差釐弊諸款。大抵皆目前調停尚無截然一定之說。而至於中間條理節目亦多所未詳。恐於

此事終無裨也。夫今日驛遞之所不足者獨馬耳。驛馬不足則營馬終不能革。有馬矣而領養無人。苟必待勾原軍而後付之馬。何時而得到驛也。有軍矣而養贍無資。苟不盡查其牧田而還給之。驛何藉而得存軍也。此本兵指李臨蒙也。曾為遼撫。查本兵撫遼時曾以驛馬不足議動年例馬價買補其大旨以買驛馬以代營差省營馬以備操用是補驛馬。即所以補營馬。况營馬不以差累將來倒損自少。又能節省以與驛遞通融。其顧馬一節則

以驛軍逃者未能遽勾。缺者未能驟補。就于附近該

管營內撥步軍頂補領養走差。此二說深得權宜。舍此而求。亦無別法。惟將步軍即真頂補。尚覺未便。仍應速勾該驛正軍至日。換步軍回伍為妥。而至于驛田。尤是驛軍根本。大半為奸豪所占。驛之不振。全由于此。必須設法清查。盡還驛軍。其營軍暫領馬匹者。亦照數撥種。俟正軍至日付還。必如此而後驛能自立。營不受累。庶幾其有振起日也。

與閩副憲海道

買馬宣大

宣大張家等市口。九邊大馬市也。夷中最信喇嘛僧。

僧每年易換夷馬。或一二百匹三四百匹為一羣。至則總估其直。以六七兩科筭。即中有直二三十兩者。亦不另價。彼中官民轉相貿易。挾為重利。故雲中大帥有馬販子之號。而人乃有言其進墻即死者。忠其一端不知貢馬市馬之不同耳

順營所貢之馬。非僧馬也。貢馬有定價。不論老病瘦小。但可支撐入墻。即得領分官價。而僧馬則皆肥滿。臙色與民間市易者若果如人言。則今非燕臺索駿之時。彼中將帥與各處商人市此死骨。何處發遣乎。然而遼中官。只欲護住馬價。買撫賞以媚夷。遼中人

只欲留買本地。勒高價以圖利。往往持前說相混。而當事不知者。亦深信以爲然。此惟軍門與寧道曾宦于其地者知之。宜他人有所不知也。去秋差左都司往買八百餘匹。皆粗蹄大項。寬腰厚膊。最耐奔走。冬春之間。大得其用。今查守道所轄各營舊馬。缺至千匹。騎兵營新募兵一千六百餘人。及清河募兵。尚無一匹。而王鎮守官副將內丁共八百人。亦皆無馬。兌給。頃坐買官民自養所騎馬應急。然僅得三四百匹。價甚高而馬又不耐。此外復無可覓處。萬一秋冬虜

復大舉。徒步之人。何以應敵。今當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宣大速買之。擇其高大者入伍。抵價外。而以稍矮小者發驛。及市與民間。猶不失半倍利。此最便宜事也。然一向躊躇。無人可託。惟萬副將化孚善相馬。宣大又其生長宦遊地方。熟經夷市。不受牙行欺。且與彼中各將俱相識。能以情讓。而其人又停妥。其家又素封。非以此爲利者。今夏防將竣。當遣之往。而第以遼陽一閑將爲之輔行。併隨行員役速速詳報。以便早發。轉盼夏盡秋來。胡兒又至。舊道已去。舊撫將行。

新撫鎮尚無消息，遼陽半壁惟弟與一病副將耳，不得不身任其事，預爲料理也。

答戴通判

馬政

承條議求寧監牧馬五款，鑿鑿可行，亦旣無遺議矣。顧又思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雖有其法，而苟無其人，與無法同。雖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與無人同。夫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者，遼東之苑馬寺衙是也。猶之乎銜屯田而不屯田，銜備兵而不備兵也。夫海道不歲分年例馬價近五千金耶。官名苑馬矣。又芻牧有場。

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圍長有官，而所轄軍僅海復東昌益州數處，且多緩者，其監馬之不能充，而又分年例焉，何爲者也。以愚論之，亦直以其事責之而已矣。歲額監馬一千二百匹，除損耗外，以一千匹爲率。分五百匹于各道，而以五百匹付該道自充所轄操備。不許復分年例銀兩，以自已所畜之馬供自已所管之軍官苑馬者，卽不爲馬政計，不敢不爲邊事計也。其分撥各道者，不必使軍零碎關支，以滋賄俵之弊。撫院每歲秋冬間檄該道總解廣寧過堂轉發各道。

操備堪者收。不堪者退。官苑馬者卽不爲各道計。不
得不爲撫院計也。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院奏
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官苑馬者卽不爲生息
計。不得不爲考成計也。此責事之說也。僕嘗謂一方
之利自足一方之用。而人自失之。遼馬嘗蕃庶矣。吳
孫權不惜南方珍物。多方購誘。公孫氏而不可得者。
總爲其多馬耳。誌載。國初養馬四十萬匹。設苑馬
太僕兩寺卿。經紀其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始
有年例之發。乃近來年例以撫賞故。不得盡市馬。而

有可產馬者。又無一人爲之料理。可數也。牧曰五千
五百餘頃。視屯田一萬一千分。可徵糧十二萬石。牧
軍又領倉糧萬石。又牧丁六千餘人。歲可徵徭銀及
官吏師生俸廩等項。約又二千餘金。是歲入可二萬
餘金也。假令廢若監汰若官。徭若人。屯若田。徵若歲
入二萬餘金。以買馬。豈不歲得戰馬千數百匹。而乃
今年俵數十匹。發驛。明年俵數十匹。發驛。記得則俵
不則已焉。牧軍告則俵不則已焉。而又皆如狗如鼠
之物。只此一事。而其餘可類推也。有其人而不責其

事。此遼之所以不可爲也。

與王振宇總戎

修築邊城

前承教製演火器諸法，當已通行各道，打造火器，修舉有日矣。至于末論修邊一段，千實萬實，他人爲大將軍者，誰肯說到此處。他人爲大將軍者，第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殺賊而已矣。及說到修邊防以資守備，便以爲怯，而不屑出諸口。不知遼邊長二千餘里，左灣右曲，東隔西斷，其勢最難應援，而虜之去來，倏忽風雨，雖有兵馬設防，經年奔馳而不得與虜一遇。

亦其地使之然也。僕嘗謂無邊以爲戰，戰不勝，無邊以爲守，守不固，無邊以爲款，款不久，與其搗于境外，不若戰于境內，與其待虜入境而與戰，不若阻虜不得入而無待於戰，與其費錢撫賞而使虜不入，不若費錢修邊而使虜自然不得入。十利之說，詳具公移，及李峒老書中，其言似怯懦，而頗爲實落，然不肯爲他將軍道也。今之人皆謂遼土砂鬆難築，而來教則謂寧前土脉堅實，延鎮砂磧尚且築邊，遼鎮何獨難築。真足以破世人悠悠之議，顧麾下初至，猶止見寧

王○總○戎○延○緩○人○也○

前一帶若見正安以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見海遼瀋。鐵開原一帶土脉。其決然以爲當築。又不知其何如者。我輩在封疆。只要幹實落事。今年誇戰功者。屠毒官軍。驚恐君父。竟成何事。戚大將軍鎮薊時。何曾與虜廝殺。只修了一道邊牆。而至今稱其功。趙後將軍馳至金城。何曾與羌廝殺。只屯了兩年田。而先寒困服。此兩公者。古今名將也。真是爲修邊屯田樣子。僕敢舉此以爲麾下望。亦深服麾下前劄爲實語。異日成就。可與兩公並驅後先也。

與楊滄嶼中丞

屯堡火器戰車

修屯之說。見于去秋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業已蒙旨允行。而向來地方中。全不料理。及行查荒田數目。有營衛稟示。而屬令不得盡報者。有言田若屯成。戶部不發大餉。軍兵專領倉糧。不得實惠者。而宋掌科又持兩說。一要做李順衡水田故事。一要屯種橫江新地。尤屬支離。夫南北天時地利人情。皆不同。此中春夏少雨。又土善滲。而人又不習水耨。且甚勞。謂舍陸而水。爲真任事。蓋以譏僕任事不真也。嘗聞其語。

人云西路荒田。既有二三萬頃。東疆新地三百里。如
何只有六百頃。六百頃者。勘疆疏中數也。卷據二十
九年。委官張拱辰等。議令新民仍種夷地。逐畝量攤
賞銀。以慰酋意。故有此數。而勘疏采之。高山崇嶺中。
那得平地可屯。蓋以議僕漏報疆地也。其撓亂之事。
大率類此。國初各邊。皆以屯田自給。兵食未嘗不
足。迨後雖發年例。亦不甚多。而今則以天下全力奉
九邊。中原之困極矣。從古夷狄之禍。莫如晉宋。猶以
南渡支持百年。而中原百姓一呼而起。雖強盛如秦

如隋如元。覆亡若反掌。僕所以有懷。竊懼妄意。紆中
原。佐度支。贍邊氓。而不自知其不達時務也。今已矣
獨修邊治堡。大于戰守有裨。如此則十五利。如彼則
十五害。灼然在前。不能不有望于今日耳。今春查筭
各道零竊起數。河東自去年至今。今年二月。開原遼陽
兩道各十起。海蓋道絕無。河西寧前道五十二起。分
巡道八十四起。所鈔累人數十倍於河東。至有一臺
軍而決至一二十次者。堡官將官候類。叅者亦如之。
蓋軍不勝決。官不勝叅。而詳亦不勝批也。此有墻無

牆之證也。河東荒地，海州汎懿開鐵間，漸漸墾到牆下。遼陽今春告墾納科者，一日百人，而河西沿邊一帶，何敢開種一畝。此又有牆無墻之證也。昔人謂不垣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墾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息也。此確論也。併屯置堡之法，在他處村屯俱盡，無可併者，而遼陽海蓋兩處，似空行之。今各屯雖有臺座，每面寬不踰丈餘，遇有警，萃一屯男女于其上，恒數百人，老幼既以踐踏死，而壯者射打又不得措手足，無論今皆坍塌廢難守。縱使甃砌

所謂城○小○○○○○以○容○其○民○者○不○
 ○守○也○况○僅○僅○臺○圍○乎

完固，虜以二百騎環攻之，不三時而臺上矢盡，繼以堞磚，磚盡而束手，下矣。假如虜以二三萬騎分投專攻，可半日而下我百屯，恐虜有去年長定之尅法在，不煩再計也。僕嘗謂臺圍止禦小虜散掠，難禦大虜專攻，禦專攻者，斷非置堡不可，而或者不以為然，詢其故，則云萬一失事，臺圍猶可，若去一堡，便是失陷城寨，地方官如何禁得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開原西北一望丘墟，惟二三屯巋然獨存，曾過而觀之，或磚堡，或土堡，皆有貼堡，壕三道，壕身皆茨榆纏結，而

外則多設葛把風障以樹疑。所以虜不敢逼。雖及邊而反得存者。實賴于此。若使遼海俱倣此行。何不可保守之有。至于騎射虜之所長。火器我之所長。戰車雖于零竊。鵬捨當日出入之賊。追堵有所不及。而大虜數萬之深入不去者。必得此物而後足以制之。不然。雖合全鎮騎射火器之士。而終不能與之浪逐于平原之下也。竊謂他處戰車或可已。廣寧遼陽海州三處。似空置造以防大舉。今春曾置雙輪車數輛。有羊角單輪之輕快。而無其搖動。有舊制雙輪之堅穩。

而無其重滯。且安置火器多而不煩。前後宛轉頗利于戰。嘗見往年楊和寨岫巖七里沙灘之役。虜橫行境內數百里。大帥統領全遼策應人馬二三萬。如鼠遇猫。藏頭膝下而不敢一喘。假令當日備有火器戰車。以騎兵彌縫其間。方陣而前。且打且進。何至不可逐虜。而縱令旬日從容。髡吾人而去也。今說者第曰戰車止可立營。不可合戰也。追堵不及事也。如使戰車而至。爲立營。止爲追堵。當自出入之賊。設也。戰車信無用之物矣。而又奚事哉。要之支持小虜。猶易爲。

力○惟○禦○大○虜○之○法○非○僅○決○不○可○以○守○有○堡○矣○而○無○火○
器○戰○車○以○擊○之○則○我○不○敢○與○虜○戰○而○堡○終○不○可○守○非○
火○器○戰○車○決○不○可○以○戰○有○火○器○戰○車○矣○而○無○堅○堡○以○
待○之○則○或○立○陷○或○野○掠○而○火○器○戰○車○終○無○所○致○其○戰○
此○蓋○相○為○表○裏○缺○一○不○可○者○也○

答潘陽王遊戎

修屯

承○示○圖○冊○一○覽○如○身○親○區○畫○快○甚○快○甚○井○田○之○法○溝○
塗○封○植○左○右○縱○橫○周○制○寓○兵○于○農○伏○至○險○于○至○順○原○
所○以○限○戎○馬○也○行○之○于○廣○寧○以○東○及○海○遼○潘○開○等○

深于邊防有裨但以此為名竊恐愚民驚惑而世人
無見識者復笑為迂濶反為不便前日井田之式不
過欲照此筭非謂照此行也且地段可以井收者井
收之不可井收者畝分之惟將軍能心計他人則不
可與于此恐此法一版定而不能井收者悉置之不
復報也今第照民間見行步筭事例筭報至墾種已
定然後下令沿邊軍民所墾田地各就自己分下地
段不拘多寡俱于四至堀溝曲直其徑以就車塗庶
幾其行易而人始不驚耳然此乃修屯以後事也今

且不多及。

答李孟白督餉

海運

夫議通海運而並設陸運以防海運之不虞。允爲全慮。但陸運必不可行。蓋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達廣寧數百里。皆岡嶺河礪。自廣寧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已盡人車之力。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遼中店食價五分。不得一飽。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是價銀五兩而得米三石也。去年遼海間往套運糧。取用民車民

牛。幾激大變。今仍用之。誤耕農而拋荒田地。遼怨未息也。自套起至遼。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百里。車牛已是累苦。况自關至遼千里之遠乎。卽歲計該糧七十餘萬石。總在蓋套起運。見在車牛已是置辦不前。而尚有餘剩車牛。到關洪運乎。駱駝惟寧夏極西一二地方出產。他處最難養活。與馬騾遍地出產而易養者不同。買及千頭。往返萬餘里。動輒經年。而養又未必活。卽活矣。而每頭短運可三石。若長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而費視車牛所減能幾。